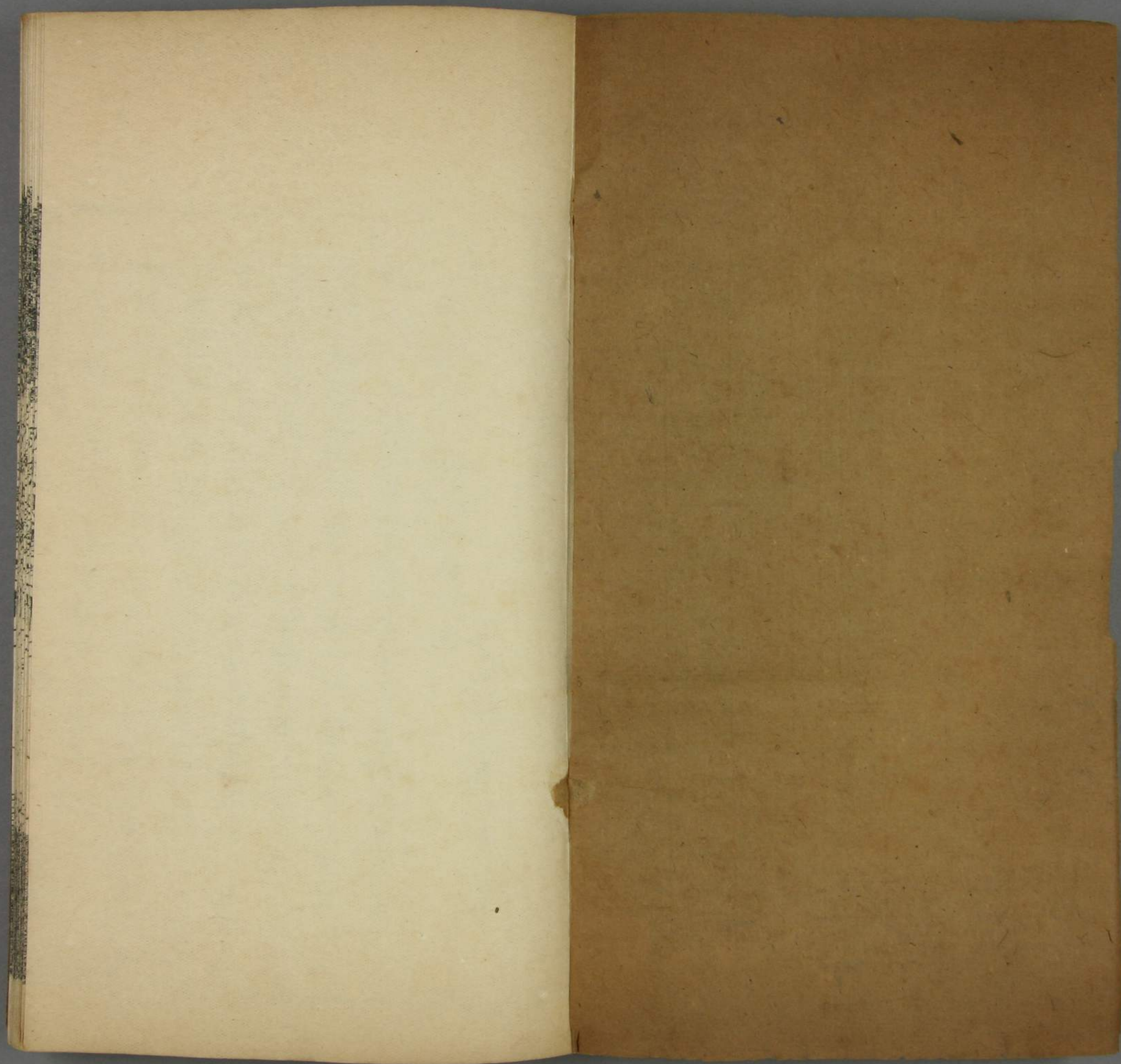




ル 5
3141
5









儿 5  
3141  
5

汲縣志卷之十二

藝文志上

歷代御製  
碑記疏

邑令錫山徐汝璿纂修

汲人以文辭顯者唐有謝偃宋有賀鑄俱擅名當代而著述無所見於故籍元王惲才情傑出集多至百卷求其書亦竟不可得文之傳世蓋甚難哉茲既取邑中所存詩文足與地相發有關掌故者隨事類見以便考鏡而更掇其尤並無可附麗之作薈萃而編輯之自歷代御製臣工奏疏及名人學士之所紀載咏歌悉以次列于篇庶稽古採風者得覽觀焉志藝文



歷代御製

晉 武帝勞汲郡太守王宏詔

朕惟人食之急而懼天時之運夙夜警戒念在於農雖  
詔書屢下勅勵殷勤猶恐百姓廢惰以損生殖之功而  
刺史二千石百里長吏未能盡勤至使地有遺利而人  
有餘力每思聞監司糾舉能否將行其賞罰以明沮勸  
今司隸校尉石鑿上汲郡太守王宏勤恤百姓導化有  
方督勸開荒五千餘頃而熟田常課頃畝不減比年晉  
饑人食不足而宏郡界獨無匱乏可謂能矣其賜宏穀  
千斛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北魏 孝文帝弔比干文

維皇構遷中之元載誠御次乎闡茂望舒會於星紀十  
有四日日唯甲申予揚和淇右蹠駟鄘西指崧原而搖  
步順京途以啟征路歷商區轄屆衛壤泛目睽川縱覽  
觀陸遂傍睨古跡游暇曩風覩殷比干之墓悵然悼懷  
焉乃命馭駐輪筴驥躬矚荆棘荒朽工為絲薨而遺猷  
明密事若對德慨 杜后之猖穢傷貞臣之婞節聊興其  
韻貽弔云爾

曰三才之肇元兮 八五靈以扶德含剛柔於金木兮資  
明闇於南北重離 其炎暉兮曾坎司元以秉黑伊稟



常之懷生兮昏瘡其啟則晝皎皎其何朗兮夜幽幽  
而致蔽哲人昭昭而澄光兮狂夫黜黜其若翳芥堯舜  
之耿介兮何桀紂之猖敗沉湎而不知甲兮終惑已以  
貽戾蹇蹇兮比干雖胷兮殷宗含精兮誕粹真樹兮英  
風稟蘭露以滌神兮其英而儼容如薜荔以蕩識佩江  
籬而麗躬履霜以壯冰兮卒窘忠而彌濃千金豈其吾  
珍兮皇輿寔余所鍾奮誠諫而燼軀兮導危言以釁鋒  
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惟子在殷寔為梁棟外贊九功內  
徽辰共匡率袞職德音遐洞周師還旆非子誰貢否哉  
悖運遘此不辰三綱道沒七曜輝長負乘竊器忘棄天

倫懷誠齋怒讜言焉陳晁侯已醢子不見歟邢侯已虜  
子不聞歟微子去矣子不知歟箕子奴矣子不覺歟何  
其輕生一致斯歟何其愛義勇若歸歟遺體既灰不其  
惜歟永矣無返不其痛歟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夫天地  
之長遠兮嗟人生極多殃往者子弗及兮來者子不覩  
當何契濶之屯適兮值昏化而永良曷不相時以卷舒  
兮徒委質而顛止雖虛名空傳於千載詎何勲之可揚  
奚若騰魂以遠逝飛足而歸昌得比肩於尚父卒同協  
於周王建鴻績於盛辰啟肯宇於齊方闡穆音乎萬祀  
傳冤業以修長而乃自受茲斃視竅殷辛剖心無補迷



機喪身脫非武發封墓誰因嗚呼介士胡不我臣 重  
曰世惛惛而溷濁兮日蕩蕩其無光時坎廞而險隘兮  
氣淒飈以飛霜子奚其不遠逝兮乃侘傺而耻故鄉可  
乘桴以浮滄兮求蓬萊而爲張銜芝條以昇虛兮與赤  
松而翱翔被芰荷之輕衣兮曳扶容之蒲裳循海波而  
測飄兮望會稽以歸禹紉蕙芷以爲紳兮扈荃佩而容  
與寫鬱結於聖人兮暢中心之秘語執垂益而談卡兮  
交良朋而攄苦言旣盡而東騰兮吸朝霞而長舉登岵  
巖而悵望兮眺扶桑以停佇謁靈威以問路兮乘谷風  
而振宇遂假載於羲和兮憑六螭以南處翥衡嶽而顧  
步兮濯沅湘以自潔嚼炎州之八桂兮踐九疑而遙裔  
即蒼梧而宗舜兮拂埃露以就列採輕越而肅帶兮切  
寶犀以貫介誥淳風之淪覆兮話簫韶之湮滅召熊羆  
而敘釋兮問重華之風桀爾乃飲正陽之精氣兮遊丹  
邱而明視捐祝融以求鳥兮御朱鸞以修指因景風而  
凌天兮迴靈鵬以西履降黃渚而造稷兮慰稼穡之艱  
難訪有邨之詵詵兮遇何主而獲安然後陟崑崙之翠  
嶺兮擎瓊枝而盤桓步懸圃以溜滂兮咀玉英而折蘭  
歷崦嵫而一顧兮俯沐髮於瀟盤仰徒倚於閭闔兮請  
帝闈而啟關天沈寥而廓落兮地寂寥而遼闊滄淪陰



以稗氣兮珮瑤珎而鳴鏘拜招矩而修節兮少躊躇以  
相羊祈騶虞而總韁兮隨泰風以飄揚瞰不周而左旋  
兮縱神駟以北望尋流沙而騁鑾兮暨陽周以緹駕靡  
芸芳以馥體兮索夷杜而祇衙奉軒轅而陳辭兮申時  
俗之不暇適岐伯而脩命兮展力牧以問霸歛沆瀣之  
純粹兮闕寒門之層米聆廣莫之颺瑟兮覲黔羸而迴  
凝擁元武以涉虛兮允神冥而威陵象曖暎而掩鬱兮  
途曩曩其難勝策飛廉而前驅兮使燭龍以輝澄歸中  
樞而睇睨兮相元漢之已周慨飛魂之無寄兮颯翺袂  
而上浮引雄虹而登峻兮揚雲旗以軒遊躍八龍之蜿

放重陽之帝宮兮

傳說之足奇但

宣帝祭比干

自獨夫肆虐

義概秋天義

聞李牧之名

君其饗諸

唐太宗贈殷太師比干詔

望諸列國之相漢主尚求其後夷吾霸者之臣魏君



禮其墓况乎正直之道邁青松而亦絕忠勇之操掩  
玉而振彩者哉殷故少師比干貞一素德隣幾成性  
明允之量屬無妄之辰玉馬遽馳懸其邦之殄悴寶衣  
將燎惜其君之覆靈見義不回讓忠蹈節謹言纒發輕  
其百齡之命浩刑既逞禔其七尺之軀雖後周王封墓  
莫救焚圖之禍孔聖稱仁聖道之痛因以寬深終  
古悼結彼蒼朕觀風起於懷梓材之地駐蹕而  
思聞其諫豈關三字  
聞於後代宜錫寵命關三字

遣三品持節祭告四品為副關三字司封崇其墓

葺葺祠堂州縣春秋二時祀以少牢給墮近五戶以供

祭享及灑掃

祭文

維大唐貞觀十九年歲次乙巳二月己亥朔廿日戊午  
皇帝敬遣大府卿簫欽宗正少卿駙馬都尉長孫冲等  
持節以少牢之奠祭殷故少師比干之靈朕聞龍躍鳳  
翔必資鱗關三字御下必藉忠良元首股肱其道尚矣  
惟君誕靈山岳降德星辰苞金石以為心蘊松桂而為  
實不以夷險易操不以利害變關三字津之師挹高風



而莫進朝歌之滅資至德而延期且道喪時昏奸邪並  
用暴君虐主正直難居是以江漢神龜殘形由於蘊

三字和璞碎質以其懷珍丹耀彩而磨肌翠含色而解

驚風拂野迥樹先雕零雨被枝高花早墜良由佩奇

美獨秀孤貞雖關三字亡詎能遣凶殘之累智周萬

善不能離顛沛之艱然則大夏將崩非一木之能止天

道去至豈一賢之可全且天關一字過顯關四字惡忠

臣之義也三諫不入奉身而退聖人之道也何必殉形

經國以速商殷之亡剖心於朝以深獨夫之罪每懷此

關四字者觀朕斯言以為飾非詎謂者明於此意

知惜善愛仁歎往哲之不追嗟後賢之未及然則犯顏

色逆龍鱗奮不辰關四字貳蹈斯節者罕有其人非知

之難行之不易所以永懷千古駐駕九原悽愴風煙靡

尋餘跡荒涼邱隴空有關一字名昔周武封關三字表

德姬文葬骨異世司臣雖今古殊途年代冥漠式遵故

實爰贈太師清酌少牢以陳薄禮遊魂關五字嘉誠

示成宗封謚翰林學士王惲制

制曰文章與時高下陋乎宋而追乎唐人材隨世汙隆

尊其官而美其謚僉謂貴賤之信度大茲渙號以揚庭

故翰林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王惲博學修



能雄文逸氣五持憲節誅鉏吏弊而翼植民彛三八翰  
林敷潤皇猷而表章帝典進承華之昭鑒恢儲聖之良  
規觀其遺書益抱經綸之志詢夫成績豈徒黼黻之才  
惟治朝著蔡之是稽繫晚生山斗之所仰式遄歸而請  
老遽興歎以云亡卷彼壽耆議斯節惠於戲有斐君子  
向盛德之可忘無競惟人尚裕昆之克紹肸蠶已朕魂  
魄猶強可贈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追封太原郡公  
謚文定

明

肅宗贈亞中大夫太僕寺卿張衍瑞誥

制曰人臣事上之誠必期於盡節朝廷賁終之典豈限  
於常科顧風教之所關宜追崇之游及故太常寺少卿  
張衍瑞器度雅循才猷敏達甲科濟美三世蜚英家學  
傳芳二難競爽花封試政已聞良吏之稱粉署遷官式  
重望郎之選品流斯別藻鑑惟公屬先帝之巡遊率具  
僚而諫止撈笞幾殆遠竄何辜肆予踐阼之初旋被賜  
還之命起自佐郡超登奉駿奔郊廟而有容參典禮  
儀而無失方茲嚮用遽爾告終爰加卹於忠魂俾增光  
於幽窆茲特贈亞中大夫太僕寺卿錫之誥命於戲益  
棺事定九原之正氣如生華袞褒存百世之英名不  
尚期靈爽服此休嘉



疏

明

懇留聖駕疏

張衍瑞 邑人

吏部文選清吏司郎中張衍瑞謹奏為懇留聖駕事嘗謂患不可以不防倖不可以屢徵陛下往歲出邊臣等各守職業雖夙夜在公勉圖報稱然中心憂驚莫知所措近幸迴鑾仰見清光不勝慶幸豈意至方彌月又議南出縱仗祖宗威靈萬無他虞然前星未耀居守無人左右近侍誰可倚恃中間變故可憂事勢可畏有臣子不忍言者切惟京師天下根本重地惟陛下臨之人所以為重若舍此而遠出人便以為空虛且生覬覦之心

矣陛下何不此之務而惟出幸是圖借曰古之人有之者然未有無事而空行陛下今日之行果何所事乎臣等未之知也居中制外古今確論間有云攘外以安內者乃為事變之來不得已而應之可偶一為之不可遂以為常陛下今日之行果不得已乎臣等亦未之知也方今天下水旱相仍百姓困弊已極此正減膳徹樂之時豈可倡為豫大豐亨之樂聖駕過臨車馬旁午供億繁多未免動衆勞民有傷德意陛下雖有憂民之心天下無由而知之也近聞公卿上疏科道伏闕懇迫之情必皆有見伏候數日未奉停罷明旨臣等備員官守



義均犬馬情激于中不敢不為陛下言之如蒙俯納群  
議罷此出幸庶足以昭明聖德彈壓人心宗社幸甚天  
下幸甚若以為成命已下事在所必行竊恐災傷之地  
瘡痍之民斷不能堪殆非宗社之福也聖明宥納

拋荒疏

王國寧 邑人

為劇郡災荒疊厄兵衝慘絕難支泣額蠲賦移民更造  
重地事及縣接壤京畿咽喉十省素稱重地驛路衝疲  
軍需督餉即當沃賦供役苦繁今則四載旱蝗合境厲  
疫戶口逃亡俱盡土地曠廢無耕臣等奄奄忍死之餘  
血枯氣咽匍匐千里一字一淚叩闕陳之汲民宿孽干

天降罰慘酷自從天啟年來迄今未有豐歲民力日耗  
勉強撐支迨戊寅己卯之間飛蝗為害彌山蔽野吞噉  
無遺二麥不登三秋失望然未至慘絕也庚辰入夏不  
雨交秋復蝗村落邱墟城市罄竭粟米一石價值十六  
于文漕糧芻豆一粒莫辦掘草根剝樹皮矣典衣裝折  
屋舍矣賣妻子噉屍骸矣甚之父子相食矣夫妻相食  
兄弟宗親相食矣又甚之兵相食盜相食晝夜掠人克  
食矣傷毀天性滅絕人理盜賊群行於郊外僵屍坐斃  
於街前宦族鉅家傾囊涸髓無濟枵腹之急而郡城無  
人矣延至今春百存一二有有地無人者有有人無牛



具者雨澤少沾剡肉播種而古今未有春生之蝗蝻遍  
 野湧出平地厚積尺餘麥禾掃地立盡旱災瘟疫旋復  
 交侵目今夏秋已交全無滴雨今歲不能播穀何時敢  
 望收成顧後瞻前萬難存活縱微恩賑恤豈能家給而  
 人哺之即從此五風十雨耕獲及時而牛種安資丁壯  
 安在有何續命之術以待來年乎版圖空具隴畝盡荒  
 猪面象眼之人形凶穢冤號之苦狀呼天無路祈死不  
 能况闖獻未平兵馬頻過斗糧束草動費數千即時時  
 搜括子遺日日更換守令追呼于不毛之地敲朴盡絕  
 粒之久終不能無米為炊白骨再肉也幸一時有司多  
 方綏輯屢行蠲貸僅免脫巾而時勢多艱寔難復繼乞  
 矜憫危形遣官查勘勅大兵往來徑取別路另發軍需  
 將汲縣一切新舊糧差通與蠲免仍于別省生聚地方  
 量遷民丁編汲墾荒耕種庶有人斯可有土臣等既魂  
 幸存頂祝高深世世矣

國朝

條陳沁河沖決疏

李實秀 邑人

題為驚聞沁河沖決異常衛源受害獨慘據實直陳仰乞  
 聖鑒勅查修築竝 賜蠲恤以保封疆以奠民生事竊惟河  
 北衛輝一府地居子午之沖世受河患而沁水為尤甚



蓋沁水發源於晉盛流於懷懷慶逼近行山地據上游  
父老相傳高衛源一百三十丈以故沁水之發也勢如  
建瓴直冲衛城不可救藥昔日原設有沁河銀兩款加  
修築以防不虞頻年天災流行覃懷官民未聞有款修  
沁河之舉自去歲霪雨匝月衛民已受其害而今歲之  
滄沒冲突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臣昨接家信自五月以  
來大雨連綿累月不休本處河水泛漲直逼城下兼以  
沁河冲決水勢洶湧波浪滔天一股由修武而來一股  
由黃河故道而至東西夾攻以致郡城內外洪濤汨沒  
平地水深丈餘往來行人滄死無數廬舍半為傾壞田  
禾悉被漂流一派汪洋竟成澤國居民舍卑就高露處  
無依啼饑號寒之聲慘不忍聞現今土屯東西北城三  
門地方官民日夜防禦未有寧宇臣聞之不勝駭異嗟  
嗟衛民二麥既已不收秋成又屬無望轉瞬隆冬蟻命  
旦夕莫保賦稅出自何所一郡縣如此他郡縣不知更  
何如也在督撫職任封疆自有確報臣桑梓迫切聞此  
異常水災又不得不亟為請命者伏乞

皇上軫念殘黎大沛

皇仁

勅部亟議蠲恤以全民生併請



勅部確查沁河決口處所勒限該管地方官亟為堵塞勿以鄰封為壑庶南北咽喉之地不致永受河患而國計民命兩有攸賴矣順治十一年七月二十一日題二十三日奉

旨該部知道

條陳養馬河平所疏

李實秀

題為衝途苦累難堪激切陳言仰乞

勅部酌議以甦民困事竊惟河南衛輝一府附郭汲縣路當

九省通衢在河季凋敝已極我

朝定鼎以來大兵經過差役往返絡繹不絕兼之水患頻

仍河工未竣民不堪命久矣當今最為甚苦者有二一

曰大兵養馬之苦也衛輝一府有彰德東有大名西有懷

慶相去不過二百餘里大小每次南征養馬皆在衛輝

動經月餘大名彰德僅十一二懷慶則全不經臨也

即如去歲徵調紛紛自閏六月至十月經畧標下及江

南兩廣等處差官押解馬匹先後共經五次喂養合計

三千五百餘匹駐營多者一八少者亦不下二十餘日

一切夫鋤草料等項俱派民備辦竊思衛輝較三府

最為衝疲錢糧戶口最為稀少養馬之數則較三府獨

多苦累不均莫此為甚臣請



勅下該部酌議以後凡遇大兵養馬或與三府分駐或與三府輪流如在大名則當用直隸兩近州縣協濟如在彰衛則當用河北府州縣協濟所用糧草俱應隨時估價至於轉送之費常數倍于正項以乞

勅部一併從長酌議作何銷算庶百姓得無有息肩之日矣一曰所夫賠累之苦也衛源舊設河平一所以供差役往來之需其牛頭夫役原係陳留長葛原武三縣賦額銀五千八百餘兩催役代當與汲縣毫無干涉因

鼎革之初三縣未歸版圖暫令汲縣料理不過一時權宜之計詎意積久因循十年以來三縣止解銀八百餘兩

其餘夫役盡取之里下牛頭盡取之民間汲民何辜而為此三縣填無窮之窟壑耶伏乞

勅下該部查陳留等縣原額河平所銀若干兩令其依舊赴衛應役或因三縣除荒徵熟額銀不敷應准撥京縣錢糧抵作所中之用庶汲民不致受累而輪蹄往來得以有資矣以上二款緣係汲人之最真故敢為國計民生請命事屬煩瑣字稍繁格如米言不謬統乞

睿鑒施行順治十一年七月二十一日題二十三日奉旨該部知道



中州苦累疏

蘇文樞 邑人

題為中州百姓苦累日甚謹陳目前三大事仰乞

聖鑒勅部確議以甦殘黎事臣見

皇上親政來無事不以愛民為心而民生今日所望拯溺救

災未有如中州之甚者也臣不敢泛論即以目前三大

藁言之如黃河衝決兵馬臣應驛站疲累是也臣聞撫

臣吳臣按臣王臣疊報河臣衝決疏比前狀之災為患

更大則首當議估計之事臣估即打算成局即需費巨

萬亦必實告

皇上倘工難遽成不妨再估臣若一估不敢再估臣心後

此之費不止如朱源一口使百姓賠累至六十萬兩而

猶不敢言也次當議派夫之事地分遠近難以一例料

集况既行估計何如發官錢一概招募即不然而近縣

輪夫更派遠縣按夫征銀亦免往來路費之煩更絕臣

攬私折之弊至分買物料而借名多派運納柳樹臣

勒稽延稽查工程而濫委多人是又在管河臣嚴行臣

禁者也數年來大兵出征每每歇馬衛輝動經旬月臣

屬六邑幅頓不過百里地土一望拋荒今日秋禾亦臣

水患政殷即米豆所出等關軍需無可解免而兵馬臣

後對算正項不可不講或遠府折色以償近府本臣



年完糧准抵下年欠額至支發不盡亦必登記實數以備再用百姓萬苦而出之不至為泥沙委之也驛站舊額不敷撫臣吳前疏請復部議以錢糧虧欠未允議留今軍興政急格外飛差不啻十倍即不能一概求增而衝驛廢驛不可不急如衛輝一路淇門驛斷衝源之馬越站或至湯陰亢村驛斷新鄉之馬越站或至滎澤此輩往返三四百里若不速為接濟究必一路俱斷宜再為行查的確衝廢先議足額為數既已不多部議豈不吝惜况原額既定有司自不敢擅行裁減以滋弊也

者謂撫臣在外者謂題留之難無

必真必切之事不妨一請再請一查再查期於上不病國下不累民而止此尤見委曲仰體

皇上愛民之心而恩澤可以下訖災患可以消彌矣如果

皇上勅部覆議施行

碑記

太公碑記

盧無忌 跋



齊太公呂望者此縣人也漢書史失其籍至大晉受命吳會既平四海一統秦坑儒之前八十六歲塚而得竹策之書書藏之年當秦坑儒之前八十六歲其周志曰文王夢天帝昭於立於令狐之津帝曰昌賜汝望文王再拜稽首公於後亦再拜稽首文王夢之之夜太公夢之亦然其後定見太公而詢之曰而名為望乎答曰唯為望吾知者於見汝太公言其年與其日且盡道其言臣此以為是也文王曰有之有之遂與之歸以為卿士其紀年曰康王六年齊太公望卒參考年數蓋壽百一十餘歲先秦滅學而藏於邱墓

天下平泰而發其潛書書之所出正在斯邑豈皇天所以章明先哲著其名號光於百代垂示無窮者乎於且太公之裔孫范陽盧無忌自太子洗馬來為汲令蟠嶼之下舊有壇場而今隨廢荒而不治乃諮之碩儒訪諸朝吏僉以為太公功施於民以勞定國國之典祀所宜不替且其山也能興雲雨財用所出遂修復舊祠言名計偕鐫石勒表以彰顯烈俾萬載之後有所稱述

北魏 太公碑記

穆子容 汲郡太守

太公姓呂名望號曰尚父尚氏之興元出姜氏公望以輔翼流詠子平以確素致誥卯金握歷冠蓋麟次典午



統宇軒冕波屬或秉文入朝或用武出討儒默交映勲  
庸相趨大魏東苞碣石西跨流沙南極班超之柱北窮  
寶憲之誌高祖孝文皇帝龍飛代都鳳翔嵩邑澄清人  
士品藻第望尚氏合宗還見禮擢九等舊制不失彛序  
方知賢聖之門道風必復功爵之後學識還昌太公益  
孫尚詔及尚天寶尚世懋尚子牧尚子休尚方顯尚景  
恪尚遵明尚裴香尚顯敬尚廻歸尚叔樂尚漢廣尚崇  
等器業僊洽文義淹潤慨慮忌置碑解據山阜崔瑗刻  
石不祝康衢遂率親黨更營碑祠以博望之亭形勝之  
所西臨滄谷東帶泫川周秦故道燕趙舊路構宮鑿石  
以當平顯庶使文範之猥不獨百城有道之美詎假千  
石月斯盛事理切含蒙余以虛薄再添郡任民情和欵  
見託爲文率余彈翰棄辭收理其詞粵迢迢岳裔蔚蔚  
姜枝積德不已繼踵方義發將允執紘遂昌披託夢異  
鹿即豨非罷功著牧野迹自幽岐旣伸帷幄仍秉鉞麾  
佐命周室開邑齊土抃控趙燕南臨鄒魯一匡九合懸  
車束馬位極三事勲高萬古葬切晉溫魂悲漢祖忻哉  
尚聖遺魂可怙言跡故鄉降神巫咒從厝泫水築室望  
岫庭栽異木井依餘鬣齋醴覽奉歌鍾迭奏風雨節宣  
華夷用富恩被系子慶傳曾史



唐

殷太師比干廟碑

李翰

太宗文皇帝旣一海內明君臣之義貞觀十九年東征  
島夷師次殷墟乃下詔追贈殷少師比干為太師諡曰  
忠烈公遣大臣持節弔贈申命郡縣封墓葺祠置守塚  
五家以少牢時享著於甲令刻於金石故比干之忠益  
彰臣子得以述其志也昔商王受毒痛於四海德悖於  
三王肆厥淫虐下罔敢諫於是微子去之箕子囚之而  
公死之非捐生之難處死之難非處死之難得死之難  
故不可死而死之是輕其生非孝也得其死而不死是  
重其死非忠也王之叔父親莫至焉國之元臣位莫崇

焉崇高不可以觀其危親昵不可以忘其祖則我成湯  
之業將墜於泉商王之命將絕於天整扶其顛遂諫而  
死剖心非痛商亡是痛公之忠烈也其若是乎故能獨  
立危邦橫抗輿運周武以三分之業有諸侯之師資十  
亂之謀總一心之衆當公之存也則戢彼西土及公之  
喪也乃觀於孟津公存而殷存公喪而殷喪興亡所係  
豈不重歟且聖人立教懲惡勸善而已矣人倫大統父  
子君臣而已矣太師存則正其統沒則垂其教奮乎千  
古之士行乎百王之末俾夫淫者懼佞者慚睿者思忠  
者勸其為式也不亦大哉而夫子謂殷有三仁豈無微



旨嘗敢頌之曰存其身存其宗固仁也存其名存其祀亦仁也亡其身存其國亦仁也若進死者退生者狂狷之士將奔走焉褒生者貶死者宴安之人將寘力焉故同歸諸仁各順其志殊途而同歸異行而齊致俾後之人優游而自得焉蓋春秋微婉之意也必將建皇極敘彝倫擴在三之規垂不二之訓以詔於世則夫人臣者既移孝於親而致之於君焉有聞親失而不爭睹親危而不救從容安地而稱得禮甚不然矣夫孝於其親者人之親皆願其爲子忠於其君者人之君皆欲其爲臣故歷代帝王莫不旌顯周武下車而封其墓魏孝南遷而創其祠我太宗皇帝諡曰忠烈申命郡縣以旌其德享著於甲令刻於金石於廟哀傷於主食舊封德爲神明秩視羣望身滅而名益大世絕而祀愈長然後知忠烈之道其感激天人深矣天寶十祀余尉於衛拜手祠堂魄感精動而廟在鄰邑官非執爵刊石銘表以志丕烈詞曰麋軀非仁蹈難非智死於其死然後爲義忠無二體烈有餘氣正直聰明至今猶視咨爾來代爲臣不易

五代

衛州刺史郭公竊盜

杜 韓



大周推誠翊戴功臣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使持節  
衛州諸軍事衛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太原縣開  
國男食邑三百戶郭公屏盜碑朝請大夫行右補闕柱  
國臣杜韡奉勅撰翰林待詔登仕郎守司農寺丞臣孫  
崇望奉勅書臣聞漢宣帝知民間之事則曰共理者其  
惟在良二千石唐太宗為天下之君且云刺史乃我當  
自擇是知雖皇王之統馭須牧守以撫字失之於人得  
之於士有美有惡難將一馬同歸或隆或污實類九土  
相遠失人則首政踰於猛虎得士則善吏譬之良鷹可  
不慎乎可不重乎皇帝纂丕圖臨萬有以授受難乎選

以理治急乎才漸行日月之輪輾成古道終扇陰陽之  
炭銷盡兵鋒一日謂丞相曰衛州士庶列狀以聞述去  
盜之由稱守臣之美宜乎旌其長可其奏命之刊勒振  
其輝光乃勅朝請大夫行右補闕柱國臣杜韡序而銘  
之臣度奉絲綸憂深氷谷側詢行道或敢言揚固以仁  
者安人斯為至矣盜亦有道其可尚乎矧乃抱奇屈之  
材聳昂藏之度奮迅於平地綿亘於數州誠大丈夫號  
良太守生聚在蒲盧之上奸回散蓬竹之中山川封圻  
鏡清里閑稽之義卦豈同亡楚之言詳以麟經實契奔  
秦之事今之汾陽公其人也公名進深州博野人也皇



帝即位三年自登而牧衛維彼商墟厥稱汲郡任俠自  
尚剛壯相公逸碧巘而藏疾成風橫綠波而流惡不盡  
公至止未幾循理而思且詢道求中靜乎內而勸乎外  
正身率下儉於己而便於人未有澄其沙而金之不清  
去其蠹而木之不茂先之以力制次之以德政化俗於  
斯何盜之有公集之地征輸於天府一度量齊權衡謹  
出納之間審重輕之數按規求之本塞率割之源得不  
謂先去其帑廩之盜乎夫馬寒則毛縮魚勞則尾顛物  
之性也豈有異哉公能剗以滋彰禁之附益去狼羊之  
類掃碩鼠之蹤得不謂先去其杆軸之盜乎郡之與邑

事乃有經節符令則削煩省督責則息費得不謂先  
其簿書之盜乎市盈於日中貨來於天下五羊適三  
年未歸法前事之通商抑有司之侵利得不謂先去  
閭閻之盜乎公人臨事以自懲貪吏因時而變態於是  
乎卜要衝之所布敦諭之文既革面以後時或洗心而  
尚晚俄乃行之逮捕正以刑章夏虫植性以疑冰夜蛾  
舞空而赴火或巢摧而梟散或穴塌以覩奔雖泐波之  
時固討源而是切且拔茅之後恐蓬茹以宏多迴思顧  
望之徒須設并容之術而乃化之勉之撫之安之曰  
胡不盜天時地利以耕鑿為衣食之源爾胡不盜三五



介虫以捕獵求山澤之產或剖石採玉或披沙汰金取  
之不為貪得之不為竊盜可習性梁上偷生草中始務  
匿藏終貽勳絕明由後釋休狗趙禮之兄盡滌昨非不  
問展禽之弟於是衆相謂曰嫉惡如讐公於國也視民  
若子私於我也聞其美言何以酬於布帛服其異政何  
以答於袴襦由是易其情如其禁陸梁者遷善反側者  
銷憂弃戟捐矛却問農耕之早晚帶牛佩犢咸勤稼穡  
之艱難前所謂辭乎內而勤乎外儉於已而便於人者  
也自然山川對新鏡清聖閉戴若思之投劍誰顧客船  
增士衡之駐車不言海柳室家相慶上下咸和爾乃復

以流庸俾之安集醯酸而蚋至肉擅而蟻來歸樂土而  
長謠登春臺而胥悅可以寧乎孟可以召乎江山下火  
而各貴邱園雲上天而交需酒食政既成矣獎亦至矣  
惟公神襟亮拔膽度沉深聞金鼓之聲平分勇爵見風  
雲之氣洞達戎機命世而生籍時而起蛟龍遇水難抑  
騰驤鵬鷲乘秋自當奮厲初刺於坊磁又遷於淄登衛  
撫察之才聲華迭遠金經百鍊轉見晶熒樂至九成益  
聞清越載編青史已紀貞珉昔細侯赴童子之期源流  
邈爾高卿賜三公之服寵顧超然千載交輝美矣盛矣  
論者曰徵之藏用在乎翕張何變豹之前猛於破敵自



化熊之後善於撫民垂畏愛於和門流忠孝於昭代闕  
庭稱理風俗自新莫謂周有亂臣讎讐衛多君子皇帝  
下詔書以褒尚命韓頌以揄揚必有傲創帽之人必有  
効墊中之董其則不遠見賢思齊引而伸之則可知矣  
紀大常而有素藏明府以居多采若當鈴閣之前於旌  
門之側寫之琬琰傳之子孫臣幸齒近班曾無遠畧忝  
鏤冰而見諫思曼瓦以非工謬承聖主之恩用播賢臣  
之美凝神握管空成科斗之書拭目披衣不稱麒麟之  
杭強抽愚思謹作銘云流焉告瑞歸焉卜期連珠有爛  
合璧無私固本維何在民者矣共理維何擇人而已章

彼郭侯系我成周寵非徐李事異婁劉鄉曲泥蟠烽煙  
水擊劍引芙蓉弓開霹靂鼓隨畫角旗逐朱輪誰惡坐  
嘯自樂行春始刺於坊今牧於衛渤海便宜穎川頰碎  
方圓並設畏愛齊驅訟銷殺第盜散荏蒲帝王兮念功  
民人兮受賜他山兮晶熒豐碑兮鼎鼐歌之兮二天  
之兮八字剖竹兮有光操觚兮無媿顯德二年五月十  
一日建



汲縣志卷之十二終

汲縣志卷之十三

邑令錫山徐汝瓚纂修

藝文志中  
記 題序

說引

記

元 霖落山記

王 惲 邑人

州西北四十里有山曰霖落寺曰香泉者初自寺莊入  
山門約行六七里峯回路轉得古浮圖亭亭出杳靄間  
青嶂回抱真畫圖也望東北諸峯頂摩蒼穹足注絕壑  
山之椒萬石林立極太湖奇特之狀半空磊落勢若飛  
來蒼梧老栢儼視上下雲烟空翠顧接不暇即霖落山



也行百餘步徑漸狹束石犖确不能騎青鞋竹杖推挽以進還自絕澗底陟西磴道入寺殿廢基枕巔崖上東西二佛龕裁月崢嶸皆開元間物也南瞰哀壑心魄爲動上子與客循東崖而下抵霖落足仰看青岩斗絕如削今謂之捨身崖者是也少憇轉而升東上石磴攀蘿蹴鱗度滴乳古巖再折而抵華巖壁下有磨崖爲之作隸書刻華巖部特精緻可觀字約萬餘米容詎誇時出光怪中鑿石龕古佛護以龍象其香泉自經洞石罅中流出穿雲霑石復從乳巖半腹下瀉作瀑布流飛濺叢石間珠跳玉迸百折山藉以潤寺仰以清也西崖對峙

老松怪石出榭樹間蹲踞騰挐衆獸相搏望之愕然而恐野人指予而告曰此獅子崑也其西北一峯天成如臺石逕作梯盤屈而上若雌霓挂樹連卷未收即寺之眺月臺也寺故址山中相傳昔魏安王起雪宮于此故宋人石刻皆引魏離宮故事有崎嶇一逕入禪扉魏主離宮在翠微之詩盛時殿閣極侈今祇禪師一殿歸然獨存所恨薄暮不獲陟連雲絕頂放曠遠日以盡諸山之勝令人仰視飄然有整翮凌雲之志旣而林風振壑寒日下山蒼然暮色自遠而至猿鳴兕叫凜然不可留遂自南山半腰歷俯落岸盤馬揜轡而還回顧寺塔瞑



汾州志卷之十三  
二  
烟四合無復所見但覺西山爽氣清潤雄秀溢我心目襟袂以之淋漓詩脾為之精壯也夫遊覽細事也功名之士有所不取然謝傅之放情邱壑羊公之興懷峴首二賢者其功業豈下於人哉要之高人勝士不無瀟灑出塵之想闖闖塵俗觸眼可惡時於山川風塵勝處囊橐而往困載而歸俾廓落之懷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向之未始遊焉如何若曰功名烜赫如二公而後可噫高天厚地須富貴何時耶癸亥冬十二月望日記

紫極宮記

王暉

維衛紫極道宮全真師冲虛子房公所創建也初公既參邱尊師于海上長春目其氣志非凡殊稱異之居無幾何命于馬坊之清真觀迨本朝壬寅敕卿攝趙侯請師住持郡之元都宮于是鶴馭東遊道出敝邑及長趙實扈林聞師道價重一時以治城崇道里隙地廣六十武縱則倍之奉師為元覽別館訖然許焉率其徒張志洞等結茆以居長開地得石上刻宋太宰張邦昌詩因知為吳越錢氏子孫棣華菴故基師留僅一紀而西還其上方履滿戶外每以逸居無教為慮因集其徒而告曰吾大方家雖清虛自然為宗以應時行化為重誼容



山林長往歸潔一已乎且吾行天下多矣未若衛之士  
中而處會俗美而易化不於焉闡吾教尚何往然祝延  
寶供香火焚修之所非大壯麗不足以張皇教基竦道  
俗瞻敬之心也乃命門徒孟志元趙志朴率衆下商洛  
之方跋涉艱阻以歲月得木萬計遂建正殿七楹內設  
三清大像示至道之源也中起通明觀以奉玉皇黼宸  
欽天地之尊也後復作七真殿五延序列仙品見元教  
之傳也下至壇墀神閣齋室庖福廡庫蔬圃莫不畢舉  
師素負巧思志堅而氣充規撫位置意匠中定不待畫  
宮千堵而爲執用者之法要使堅實鞏固爲數百年物

尋師委蛇遺命志朴等曰今功將集無以吾存沒有聞  
勉強前修以卒吾志故志朴等三十年間焦心勞思攻  
苦食淡繼述師訓猶一日然今則繪彩供帳截然一新  
金光五雲絢爛溢目宏麗靚深爲一方偉觀其工費之  
廣自力其力初不外假而衆志勞焉實經始於壬子之  
春迨至元甲申秋工告迄功志朴乃述其師之行業與  
夫興造本末踵門磬折謁予文者再余以鄉梓盛蹟且  
與師有談元之雅勉爲敘次之師諱志起維州昌邑人  
幼業儒旣而以異夢有覺遂入道爲人氣貌魁竒操行  
清峻通古今善篆籀樂與名士夫遊至于醮祭之獲福



雲鶴之顯應所在警動世之耳目者甚多遺山謂師外  
朴而內敏質直而尚義似夫墨名而儒實者蓋確論云  
宜事業成就如此至元戊寅志朴以師德請於朝蒙勅  
定仙號曰宏真體道真人若志朴者於師弟子之禮始  
終盡矣尚猶以師不親覩道緣大成爲歉予慰之曰不  
然昔真人含清真而遊博去博而終稅駕于衛今雖遊  
無方其眷戀于此也必矣况共衛閭名山勝景固爲小  
有洞天如元元化現于仙山公和舒嘯于蘇門海蟾留  
題于白鶴仙蹤靈貺前後接踵見于方志雜出于傳記  
之說者昭昭矣異時馭風騎氣追陪真仙安知不過故  
山而留語俯華表而增懷而爲孫劉絕塵之舉也耶乃  
作歌詩俾刻諸石雖綿亘千祀庶幾來者有所考焉其  
辭曰道家者流本靜清杳冥而無迹與形寶茲尚儉貴  
不爭茲乃黃老之常經有時土苴爲世程祈禳醮祭由  
是生像緣教設雖強名雄樓傑觀相崢嶸猗嗟先生起  
營陵魁偉德業元門英至人未免安素行河山兩戒盤  
金庭方花古礎排巨楹紫雲爲蓋青雲城羣仙媿統須  
皇靈紫垣落落羅天星先生演化意有徵後孰倦焉先  
生營庶用張本道可興陰助王化歌清寧大緣未竟剡  
上昇門人扳慕涕雨零敲累月積大有成惜不久視爲



宗盟仙宮洞房本不局神遊八表風冷冷來過故園宜  
駐停紫極夜氣聞蓬瀛追扳逸駕非吾能尚想為國儲  
休禎風時雨若穀不螟一洗澆俗還淳誠我詩刻石何  
千齡要作華表歸來銘

衛輝路廟學興建記

王公孺

三代治具甚夥迨叔世惟學校存而不廢者蓋王政大  
本國家元氣所繫故也故始入學必釋菜先師是由學  
而起祀之典至唐令所在廟祠孔子則廟而存學之名  
雖曰通祀其制度視郡邑為崇卑惟衛金源氏雖陞節  
鎮廟貌學制則州也貞祐兵亂兵毀之餘大元戊午歲

知州王昌齡首即故基復構堂齋舍有待而未遑也逮  
至元三禩朝廷錫皇姪玉隆答失大王衛五城為分土  
立總管府列河朔一路總監答必公總尹陳公祐奉宣  
詔條探源治本不取於官不斂於民捐俸秣解乘馬剏  
起大成殿五巨筵其經度之勤規制之盛有翰林應奉  
珉溪陶師淵落成頌贊揚美績東西賢廡各五楹大中  
門三楹至元十三年監郡忻督公總管湯德輔建大德  
乙巳歲嗣侯答失帖木兒總尹宋昌構尊經閣於神庭  
之坤方繼尹王昌復敞外門立祭器庫於是中外修完  
土木之崇飾像之尊嚴與夫師生之位貯儲之所較鄰



郡為有加教基鋪敦淵源傳授人文為重初壬子歲故  
至元內相鹿菴王公顯軒徒單公相繼教授於內二公  
道崇學博負經濟器業樂誨人善持論凡經啟迪化若  
時雨當時文風大興人材輩出若王博文雷膺王復傳  
爽王持勝周貞李儀周錯季武陶師淵程文遠先父諱  
憚茲尤其魁傑者也聲望烜赫視鄆學為無愧信乎魯  
多儒而衛多君子也傳顯軒學而老於儒業者曰珉溪  
陶君珉主領府庠餘十寒暑後生晚進多出其門今教  
授馬處禮即其高弟嗣侯嘗質問經旨及正師位即道  
子入學由是僚佐洎巨室故家下邑之向學者皆從

而靡加以訓導有方學政具舉嗣侯總尹與僚佐勉勵  
資藉者甚力致絃誦洋溢衛之學校於斯為盛嗣侯等  
謀斲石旌美庸告來哲復慮興造本末無聞於後以廟  
學記文屬筆傳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  
道矣蓋事物之理皆然况禮文風教之重且切哉夫大  
本既立而其末自治始於草創之難終則收其成功之  
易故本末始終還相為用今是舉也可謂急先務而知  
所本矣不肖肄業泮宮又嘗忝筮府政不敢以固陋辭  
矣

明

汲縣重修儒學記

黎

淳

華容人



人君植綱常建民極傳豐亨泰寧之治於百千萬年所以作新表率引掖勸導之方亦惟賴學校爲之根本也學校之隆替視有司之勤惰比數年來詔旨丁寧簡懋諄切然或連數十城無絃誦聲必其司牧者乏人而師道曠焉其一二庠序子衿雲集登賢能書者藏藹藹彙征必有良師帥暨賢博士爲之興教化以成就之矣魯作泮宮詩人誦之蜀起學舍俗尚文雅豈無自而然哉汲爲縣附郭衛郡舊有學在縣治西隅隘陋岑寂非陶英俊之所國初詔遷學於東北隅即三皇廟舊基爲之易飾故宇建大成殿三楹宰邑者委而不葺禮闕教疎前之勸駕於郡者亦鮮有聞天順己卯秋廣平盧侯廷瑞來爲牧始至釋奠於先師顧瞻頽敝慨然有興舉之意於是捐已俸一年爲倡繼而僚佐官屬悉來贊襄師儒弟子咸願助役下至耆民義夫亦皆樂於趨赴伐石治鍊陶甃市材百工信度羣費咸備乃撤其頽敝者並手偕作首葺大成殿規恢舊制而一新之次建東西廊廡及內一大成門外之櫺星門並齋舍饌堂整備如創增飾聖賢像完補祭器環植樹木繚以周垣凡暨屋七十餘棟費銀幣七萬五千四百緡經始於癸未八月廿一日落成於是年十月二十日宏麗尊嚴觀者起敬



視舊作巍巍乎不可逮矣學宮既崇侯乃寬徭役豐饌  
奠簡進民間之俊秀而督勵朝夕撞鐘擊鼓絃誦洋洋  
士之歌鹿鳴與計偕者權輿于此其盛矣哉明年春訓  
導史星移書來徵記惟古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士君  
子惟患其無地以講明綱常之道用淑其身推於人焉  
今爾遇幸而際會聖明之世入表清和無干戈水患爲  
民疾苦又從而獲賢令長開大禮法之場宣明教化納  
爾於善道則凡欲爲修焉息焉壽焉壽者事於斯者可  
不皆知其所以哉夫教之爲道易於爲者事於斯者可  
伊始繼今並繼並繼並繼並繼並繼並繼並繼並繼並繼

此綱常使不出範模之內是則所以善教者在此也立  
雪門而執經者尊奉訓詞遜志時敏身體此綱常使不  
越規矩之外是弟子所以善學者在此也至於風靡庶  
草波潤一方凡人士之汲產者皆觀感興讓知綱常爲  
己分內事而不違焉是四方所以化成者亦在此也則  
斯舉也實克扶世立教俾才俊輩出而建功立業於天  
下朝歌故俗亦因之而復還醇雅其所以關係者鉅甚  
吾黨之士幸相與勗之侯名信別號慎齋其爲縣廉勤  
公恕孜孜愛民他如勸農桑闢田野均賦役恤刑獄節  
財用葺置郵復流亡化凶暴庶事精練具有科條部使



者已聞於朝請特賜璽書旌異而斯舉乃其政之尤美者予嘉愛榜中有龍虎如是固樂稱道之凡相其事者皆可尚也列名於碑陰

比干廟記

蕭良直

余讀史至殷少師比干死事而惻然悲之也夫仁固有不必以殺身成節固有不以殉生著者惟其心焉止耳必以殺身成仁殉生著節也若比干者可悲哉李氏之說曰微子去之利而不貞比干諫而死貞而不利而蘇明允亦云儀秦者有其術無其心比干者有其心無其術甚哉其說憐也此說行世乃有以私心疑干者曰

微箕不均貴戚乎可以去則去可以奴則奴計不出此而輕以片言觸禍無益人國祇貽其主以殺直臣之名過矣惡是何言也是何言也此又與於偷生惜死為人臣而懷二心之甚者也夫臣同也而踈戚殊爵同也而委任殊時同也而彼此先後殊可執一校邪殷德且衰獨夫正稔情關休戚身繫安危當是時所恃者獨三子耳微而去以慮宗社箕而奴以圖後功干不以此時極諫而安所慮且圖哉諫干職也亦干意也諫而死非干所知也及其怒出不測禍成剖心干以為吾得死所然猶覲夫天未厭殷紂或悔禍幡然而悟悟而改蓋愆增



美吾且舍笑九泉一死庸傷乎即不然昌言論列慷慨  
就義庶幾哉有面目見六七君地下故夫比干之心所  
以異于人者非七竅之異異乎偷生異乎惜死異乎爲  
人臣而懷二心者也古之時有貞而不利者伯宗是已  
有其心無其術者鬻拳是已有貽其君殺直臣之名者  
洩冶是已干若是班乎嗟嗟宇宙萬形斯須磨滅所恃  
以蔽天壤貫日星愈久而彌彰者獨此爲子死孝爲臣  
死忠一念耳比干以前仗節死義之士靡得而記比干  
而後彰彰較著者若屈左徒死楚伍相國死吳岳將軍  
文丞相死宋于肅愍楊忠愍死于昭代雖其遇闇遭讒

抗疏任事不必同其心可以蔽天壤貫日星一也而  
周覽寓內諸君子粉榆故里率有祠鞠聖爽塏誠時瞻  
拜烈氣凜凜如生表義概于九泉示芳規于百世而干  
墓在衛輝郡汲縣距縣署廿里而近其廟貌獨荒頽不  
可目蓋自魏孝文肇之唐太宗新之我國家正統弘治  
嘉靖間再葺之今且百年毋乃世代遼遠未遑興廢守  
土之臣庸得辭其責乎萬歷四年太守潞安暴君取前  
後詞人文藝哀刻成編名曰精忠錄用意斯以勤矣後  
十年而太守紹興周君睹廟址嘆曰譬則世族然環堵  
蕭蕭不蔽風雨則何以文獻爲而又會誠大禋道殪相



望君又慨然思曰興營役以採荒古之人非歟於是請於當道亟下令伐材木儲貲石庀經費計庸直民謹趨惟恐後是裁饑而不害夫千也不能以其言悟闇主而數千載之後猶能以其靈活瑣尾小民於萬一不亦愉快哉君子謂周君此舉可以觀政矣廟之中為殿為門為廊為齋堂者若干楹一撤而新之內外周垣以文計者七百悉易土以石費取諸裁餘祭銀并捐助者經始于乙酉之春落成于丁亥之秋周君名思宸別號敬吾浙之餘姚世家舉隆慶辛未進士餘各因事有勞者列在碑陰不具書余既記之矣復系以辭辭曰商家未造

天降荒獨夫播惡將淪亡貴戚三仁邦之良宏濟時艱相慨慷微兮抱器歸徬徨箕也隱忍甘徭狂少師曰自獻先王謹言脫口身用傷明年牧野殺伐張剖心非痛痛亡商心則剖兮名則芳獨憐祠宇成荒涼卓哉周侯守是邦感慨歎歎為構堂人孰無死死綱常泰山鴻毛疇可量嗷嗷三說疇為倡井蛙夏蟲空望洋廟貌煌煌史勒章周鼎商彝誰久長

忠俠堂記

李之椿

忠俠堂者子外叔祖先字高公客豫之堂楚楊大洪先生就繫病篤時曾主之云楚豫相去千里其間郵亭館



澠縣志卷之十三  
樹蔽日醫一獨高公之堂有楊先生乎先生往來豫楚  
二十餘載前此未居此堂鳴騶負弩侯館徧繁至此行  
爲魯朱家者誰哉季布亡將主仇魯朱家毅然敢匿先  
生社稷臣排闥立孤請劍誅逆天地震動則此行爭而  
館之者當人百其身以相贖何必俠也始儼然東道而  
俠如魯朱家者正不可得旨哉太史公於俠深致意焉  
夫詎止爲荆軻聶政者流而傳之以先生兼程赴死露  
瀝霜行實獲我所未幾不戒於霜露岌岌乎旦夕莫保  
先生誓欲全軀歸國僦地養疴乃販舍避先生如避兵  
和邑大夫縉紳先生尤甚於販偵聲扁戶察影削跡尙

澠縣題名碑記

黃宗周 邑令

余以謫劣承乏澠邑甫下車之明年福藩入洛道經於  
衛扈從車騎鱗臻雲集供億殷繁已極拮据無何而又  
有潞藩之役朝使沓至所在騷然勞瘁歷年始克卒事  
兼之蝗妖魅崇無戢無之四載以來備嘗艱苦雖皮骨  
僅存而精力已竭因憮然歎曰有是哉守土者之難也  
憶昔時凡蒞茲者其勤勞畧同于今而姓氏率多泯沒  
其故何歟蓋有司冗署也而冗莫冗于澠他處之冗或  
專冗于局內殫厥勤劬事猶可理若澠則嘗以局外之  
冗妨局內之冗官此者無時不蒿日憾不得一朝釋此



去奚暇問垂姓名勒珉石乎而予竊以為不然使汲而非冗也冗而非甚冗也但不至坐嘯晝喏亦可從容而理無勞于土而誌名於石猶之浮名也迺今汲何如也風清晝朗正可優游故事忽而曰皇華者某至矣急驅車遲之又驅車別之一客未遙而日已啣山矣然猶曰日所未及措理者若而事可乘夜卒之忽而又曰皇華者某夜至矣而復驅車遲之而復驅車別之至來晝而復然也至來夜而復然也車轂擊摩而往來者未有休也暴日戴星而出入者亦未有休也即飢亦吐哺即卧亦警枕精神力量**強**用之局外而用於局內者則不食不寢之餘耳且也汲地本瘠賦多災沴勞勞黎庶窮疲極矣一當有事復不免于力設官此者竭智盡能以求百姓之寧猶憂憂乎其難如此拮据如此勞瘁而不留一姓字於茲其可乎爰鳩工刻石立廳事之東顧遠者渺不可考僅得萬歷初間令白某始丞自某始簿自某始尉自某始而創勒貞珉者則又自予始將使後之任此者知前某某亦皆此冗中人非直我獨賢勞也前某某皆歷此冗冗而怠則見褫冗而勤則見擢未見冗果足困人也庶幾哉後人而復式後人無後人而復鑒後人矣遂書之以誌云



國朝

北山遊記

李芳辰 邑人

予性僻不耐城市之囂每覽名人山水圖畫即如卧遊其側然終未實歷也戊寅秋仲兄約為北山之遊發舍西北三十里許皆平康道未幾山色芊綿則已至蒼峪口山之入處兩岸如門其下穿石脇潺潺有聲再數武上蒼峪崗土人所祀為黑龍王神者其下有潭潭中綠霧隱沉漠不見底瞻拜之頃神思肅然迤邐而西又謁白龍王廟基址雖平敞然下臨懸崖水勢倒泄驚心駭目景色視前一異徘徊久之迴步北上層次而前嶺益

陉徑益仄山連草碧木以山高峯迴路轉不啻九折坂疲驢時欲隨遂有止意以從者言復陟黃沙嶺而下憇山家接其人率皆真朴進山醪鷄黍殊異人間烟火既而山眼窺月石缸燒螢爇竹榻木枕而寢明日直抵關合山回望峪前泉瀆山腰津津如汗山人進村酒頗香列暮山見紫乃次仲兄山居流覽數日或陟巘或降源或小飲石上或浩歌洞旁朝嵐夕暉挹之殆盡山人曰是山後有所謂雪白莊者芒鞋不至亦貽山靈憾因更鼓興往遊比至則平原曠野佳卉果迥蕩別山其間婦子嬉嬉大有武陵桃源風味余曰觀止矣坦直之盡



見欽寄欽寄之盡又見坦直山之變態盡矣吾輩騷雅  
夙性也入山之久恐錮泉石之癖翌日遂返

遊白龍潭記

于大猷 金壇人

蔣山之北崗有塔在焉土人名為塔兒崗崗口凹缺直  
通大行之深山蓋樵夫牧豎出入之所也崗之東有潭  
潭可數十畝名曰黑龍潭迤而西緣溪而行則四面屏  
障翠壁森森在日約行三里許其石或起或卧或側立  
或為蹲鴟或為虎踞千態萬狀莫可名目其石色則有  
黑有赤有青有黃石光瑩瑩如鏡拂而玩之滑澤不留  
手凝眸而望則古廟屹立山半祀龍神舊像每遇旱有

司致祭取水以禱雨焉廟之南有泉建筑直下有一瀉  
千里之勢余與諸同人拾級而上巉岩峭逕僅可容足  
忽聞吼聲如雷崩騰衝擊雪濤飛湧人語咫尺不可辨  
下注幽壑澄泓紺碧聚而為潭所謂白龍潭者即此潭  
之上有石嵌空玲瓏浮駕水面方廣可數畝水從石底  
流其下邃深不可測觀者股慄余乃匍匐怪石之上俯  
視馮夷之宮山禽異鳥飛翔潭際復啾啾有聲俯仰之  
間杳然不知有塵境矣無何山月半吐萬籟岑寂相與  
劃然長嘯谷中應聲歷歷皆不爽時有好事者將度絕  
壑窮泉源而烟霧迷翳茫然莫識其徑余遂與同志者



戴月詠歌而歸

謔引

宋

太公舟人說

羅 泌 虞 夏

昔之人有負鼎以干世者人見其為鼎而不知其所以為鼎因曰庖人也然則太公負釣以干世而或謂之舟人亦宜太公望河內汲人也其為人也博聞而內智蓋亦常事紂矣紂不道去而游於諸侯退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翻然起曰吾道信矣或曰際七十餘生而不遇人皆曰狂丈夫也文王獵而得之嗟夫風雲之會不約而合豈際俗所窺哉方公之遇文王說者謂陰謀詭計

以干合此既失之而或者因其釣合復以為舟人漁父韓詩傳云文王舉之舟人七十二矣其果然耶夫太公於文王孟子之說最為近之始其來也蓋以釣道說而陳以釣道豈世俗所謂漁哉迹文王畋於渭之陽也太公鉤餌手竿而蹲於茅王問焉曰子樂漁邪對曰君子樂其志小人樂其事吾漁非樂之也然則奚其餌對曰魚求於餌乃牽其緝人食於祿乃服於君故以餌取魚魚可揭以祿取人人可殺以小釣釣川而禽其魚中釣釣國則禽其萬國諸侯是則公之為釣非舟人也明矣伊尹之負鼎俎蓋亦以滋味說豈庖人哉滋味之說鹽



梅之說也具之呂覽本味之篇繇此語之太公之事益可知矣然則莊子謂湯以庖人籠伊尹而范睢以太公為漁父厥有繇也鬼谷子云尚三就於文王然后合於文王必其知之至而後歸之而不疑其苟合也辭棘津西入渭其亦知文王之所以興矣知其興而來以求合其道則其所以釣文王者豈在魚乎雖然卜畋之事我知之矣太公之賢文王既雅知之豈又懼夫世不之知而我異故於是為之畋且卜邪胥靡之賢武丁豈不之知而必曰夢帝賚予者武丁雖已知之而天下未之知天下未之知故不得不託之夢然則文王之不得不託之於卜也審矣知武丁之夢為非夢則知文王之卜為非卜矣武丁之夢文王之卜是或一道也

元 汲郡圖志引

王 暉

客有過僕而問曰子之經求術事纂集所嚮欲何為哉僕應之曰述先君之志也昔先君無恙時嘗訓某曰衛有圖志舊矣北渡以來百訪之不一見暉世郡人也生於斯長於斯宦學於斯聚族於斯由宋金而皇朝百有五十餘祀不謂之遺俗可乎得天中桑土之野北通燕趙南走京洛大行峙其西大河經其南河山之間盤盤焉一都會也及論其郡國之本末輿地之因革牧守政



教之賢否土產風俗之醇漓山澤利益之隱顯人物古今之盛衰則藐然不知責將誰歸至如淇水名川也而指爲李河銅關近防也而曰壁列門羗公顯號也而曰康叔塚殷溪明表也而稱太公泉共城伯國也而曰殷天子城趙越太守也而曰越王墓淇口會亭也而曰衛新台岡名博望而祀張騫山號仙翁而歸葛氏眎獲嘉而曰故城以頓坊而作頓邱枋裏而爲枋頭而又汲水湮而無聞金堤蕩而失據其甚則白圭訛而爲鷄黑龍謬而爲鹿迷惑忘返以至於斯可勝嘆哉是皆吾平昔欲正之而不忘者也吾老矣終當畢此一事付之青箱

無幾先君捐館雅志罔就嗚呼痛哉中統建元之三年予自堂吏來歸閑中紬繹經史得先人所藏遺書淚灑行間慨嘆久之曰精蕪不昧有繼志述事庶少慰爾於是聚書一室研精致思蟬蠹群言外則訪諸耆宿雜探傳記碑刻復爲按行屬邑以覈其所得噫汲雄望也自康叔迄今幾二千餘載其幽光潛德靈蹤盛蹟隨陵谷起滅不可殫紀微文獻則墜簡已亡懷舊俗則高年無幾瞻言邱壘旌紀寂寥不肖何人能發越其間哉然先子遺教不可墜也良史所載傳信後也故特取其人物政教風俗關於治亂爲後世之法者群分而類聚之復



著辨論等篇凡若干卷題之曰汲郡誌曰郡者何包上下而言也書成因自嘆曰諺有之家蓄敝帚享之千金其不肖之謂歟然非敢示諸作者庶幾來者志存肯構其治梓作室以是為樸斲垣墉之始丹雘暨茨之本可乎客唯而退時至元丙寅秋九月重陽引

題序

明 述古書法纂序

朱常芳

述古書法纂者乃余學書之暇隨筆集錄者也事皆雜出語次不倫聊以適志非敢曰學古有得云然也矧乎書法之淵源字學之精蘊前賢議業備大全寧資余

之纂集哉雖然道以互証而益明理緣採擇而加密于慮一得弋亦時獲則茲集也或亦好古者所不棄歟語有之世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者集眾以成其美也天下之理固應如是則余又何必不述古以廣識人諒必不以述古為余強因不揣固陋而壽諸木蓋欲望同志君子增廣而潤色之以為清時雅尚云爾

國朝 書何教夫詩前

周亮工

何孝廉教夫雲間人祖父精岐黃之學官輦下會潞藩開於衛乃公以奇佻從遂家焉癸酉教夫登賢書有嘉聞予心儀之而未與交庚辰冬予耦年友朱棖陸謁選



涉淇橫陸與救夫善予因得托交焉時城闈晏閑男女  
遮世子羈留六日跋盃不葺惟過救夫坐頭縱譚送日  
杯酒温處感憤互形遂忘身在兵燹中明年辛巳予筮  
任北海相去亦遠音問不復通癸未冬客有自三輔至  
者良書忽來并得手錄雜感詩八章悲壯淋漓不減少  
陵夔門諸什予酒後歌之未嘗不唏噓欲絕也甲申國  
變救夫徒步從潞藩移虎林是歲之秋猶顧我於秣陵  
時訛言繁興從王者皆賓蹙不自保救夫與予談若有  
歎然於衷者僅一握手便解纜去乙酉春虎林客來言  
救夫已齋志水沉矣嗟夫救夫負益代才抱敏異質升

高能賦卓犖偏人同學有淵雲之目乃繭足千里迄無  
寧居年不四十幅憶以沒豈不痛哉偶故篋得向所寄  
詩青簡尚新宿草將列予申咏反覆不禁人琴之感因  
急付之梓救夫嗜爲古文詞度其家人必能搜其遺集  
次之鉛槧予此刻何益於救夫顧予念禍挈未解烽烟  
不息名人碩士之集不知湮滅幾許即使巍然如魯靈  
光或家人貧困無力殺青而平昔交遊反復漠視流通  
弗早鑊網難收勿論百世即轉瞬間亦誰復知大河以  
北有讀書好古如何救夫其人者此陳思王所以嘆後  
世之人誰知我也倘救夫之家人并爲救夫之友者因



予刻而凄然有感爲之布其遺集傳之奕世則此未必  
非何集之萬矢脫不然則一鬻半豹亦足見救夫矣又  
何必求多於此外哉救夫名東寧舊字石生乙酉大梁  
周亮工題

附郭考序

李中節 邑人

衛源附郭考者何所以考吾汲邑也衛之屬邑六而汲  
居首外五邑皆有志而汲獨缺焉豈附郭統於郡而遂  
不必有志歟竊觀中州通志較之一統志加詳矣衛輝  
總志較中州志則又詳矣是邑志之詳於郡志大概可  
知夫外邑有志皆得詳載舊蹟而汲統於郡獨從畧焉

豈通論乎乃汲從來無志者其故何哉或曰志與史等  
無長於史才者或曰地瘠民貧力不及爲也予曰否否  
揆厥由來良以無所徵信故無志也予因是旁搜博採  
訪羅舊聞而爲之著考焉然不直爲志而第曰考者何  
也蓋志統於官而非余所得專志依於考而體則有別  
志有去取勞在心其褒旌同國史慮其失於濫考貴徵  
收勞在力其紀述同家譜庶不失於遺予緣此不修志  
而第著考以俟夫後之君子亦以志之任重非儒生寡  
昧所可承襲者姑以考名焉昔保定新安亦無志萬歷  
間劉景澤先生著新安考多方搜求邑事爍列後之修



志者因之用力少而成功易未必非一助也今汲邑考  
余宗景澤遺法亦竊比老彭之意云爾往見修邑志時  
必奉委牒刻期從事須才擅三長廣集衆益庶無餘憾  
苟或未然鮮不挂漏貽譏今予既無所奉委又非限以  
數月頗得從容優裕信手任錄良爲快事惟以才學夤  
鄙是懼耳自乙卯臘朔以來日與及門諸子徵收廣覽  
山川之碑記壇廟之遺文舊家之誥勅先達之著作罔  
不詳訂即隻字單文如獲珍寶悉棄諸秘笈中用佐採  
摘今已數易其稿將告成書有疑之者曰以邑考而載  
郡事似非體裁失之贅宜削焉予曰誠然慮之久矣外

邑之志直紀本邑故實若附郭則又不同蓋添郡事則  
嫌類府志不載郡事則郡志從畧而邑考又削之將使  
郡之官郡之事無一詳紀者况顓頊之帝邱康叔之建  
國以及諸封爵之殷繁俱不得而詳紀矣可乎哉可乎  
哉夫既曰考當統錄之俟作志者臨時商確酌而用焉  
以求合於例或取或不取可也繁削之所不忍矣且予  
觀帝京景物一書風土人物鉅細畢登書成不名汲考  
而名衛源景物考亦無不可或者曰易不云乎智小而  
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昔有康對山其人乃有武  
功之志于未繫籍聖賢言之不文行之不遠率臆妄紀



微論不及武功之萬一即較外五邑志亦殊霄壤其疇  
信之而疇服之耶况家徒四壁能壽厥梨棗乎予曰謀  
大任重若修志者是也茲考不過傳其故實而已辭之  
立拙非所計也人之信否非所問也設有作志者起當  
亦不以余言為河漢矣即不得其人而用以傳家可使  
子孫知文獻用以訓徒可使門人知典型何一非快心  
適志者而必以災梨為幸乎聞者願解於是門人同心  
鼓舞合志校搜書遂獲完凡若干卷大約以敬天勤民  
為言以起弊扶衰為望悉折衷於道而後止俾覽是書  
者憫衝疲恤疾苦告諸當事達諸

廟堂起枯骨而肉之救元氣於未衰則汲民幸甚善儕幸  
甚此予作考之意也夫是為敘

題李母貞節冊片

孫奇逢

余幼讀史見古人忠孝節義事仰企徘徊恨不得親見  
其人因思古人雖往而忠孝節義之心不與之俱往也  
故於凡所聞凡所見有關於綱常名教者寒微較貴顯  
更多巾幗視鬚眉尤苦輒筆記之久而成帙若饑渴之  
於飲食焉李生中節從余遊恂恂無違禮人稱其為節  
孝之後既讀貞節冊其祖母王氏府志載其甘貧守節  
四十餘年其相夫子也相敬如賓而贊其善助其德成



良人爲君子之儒其教子也訓誥諄切有畫荻和熊之風而居孀矢志愈貧愈堅真所稱有禮而賢者也慎一君終身不忘母之苦節雖不能奮身青雲以致顯揚而勤慎小心到處獲上竟得旌節以報母氏之劬勞此其心更苦矣夫官吏士民總之皆人子也能盡事親之道皆謂之孝不能盡事親之道皆謂之逆語云孝至於天日月爲之明孝至於地萬物爲之生孝至於民王道爲之成家有孝子悌弟便是家之興也世之治亂家之盛衰雖曰有定數然一視人事之得失如何人事常得則氣數常盛人事既失則氣數斯衰人事之得失有延促斯氣數之盛衰有長短李生節孝之後其家當興但時時無忘祖母之節時時無忘父終身勤慎以成母之節則法言矩行終日乾乾夕惕若守其身而爲聖賢之身則祖母已旌之節益彰父所未旌之孝亦著矣生其勉之敬弁數言於其首以俟採風者皆康熙丙午夏六月容城八十三叟孫奇逢題於夏峯草堂

宋母節壽詩序

孫奇逢

乙卯春余爲鄘城任節婦彙詩卷成適汲邑任子含真至爲述其里宋母季氏節狀余詳叩之含真曰季爲余邑士族歸於宋君尚儒甫三載生子定歷僅逾月而宋



君逝氏年方十九耳當其時姑老在堂兒嬰在抱朝鹽  
暮齏苦月寒燈種種難以名狀迨其後值賊之奇凶遭  
世之離亂此身且不能爲我有而氏卒撫孤有成聲馳  
庠序今年已近七旬矣 旌廬之典尚稽表節之言安  
待老夫聞之躍然曰我輩日汎衛水而不聞咏栢舟其  
如風教何今廓與汲相距逾一舍宋母與任母並峙豈  
不於共姜有輝映乎老夫雖病困慕節有懷爰題曰栢  
舟載賡復次其事而比之歌曾讀栢舟欽女節矢死塵  
他兩髦截徽音一去久寂寥汲城宋母心如鐵藁礎亦  
訣自芳年毀形務面儀不忒青燈課子機杼勞白髮依





